

故冢牵霜鬓 清明万里行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细雨轻敲锦城窗。88岁的堂叔陈仲樵静坐在藤椅上，与我视频通话，意思是今年清明节他还想回老家一趟。他从弱冠从军到耄耋归乡，家国大义扛在肩头，双亲思念埋在心间。每至清明，细雨如丝，牵起的不仅是岁月沧桑，更是跨越山海，至死不渝的孝亲深情。

1958年，20岁的乡间青年怀揣一腔赤诚，辞别故土应征入伍。彼时的他尚不知，这一去便是数载别离，故乡炊烟只能入梦，双亲身影渐远天涯。转业赴成都市粮食局履职后，从此扎根蓉城，安家立业。

世人只见他戎装威严，恪尽职守，却不知这位铁骨汉子心底柔软的那份牵挂。堂叔八岁失怙，与母亲和大五岁的哥哥孟樵相依为命，粗茶淡饭里藏着温情，油灯缝补间满是牵挂。母亲含辛

茹苦将他兄弟俩拉扯成人，这份恩情他时刻铭记于心。1962年他升任排长，驻守辽东半岛，边防防务紧要，军令重于泰山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母亲病逝的噩耗从家乡传来时，他只能朝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，任泪水与寒风相融。每逢清明思念翻涌，他委托在团风工作的兄长孟樵一家代为祭扫，千里之外遥寄哀思，千言万语化作心底无声的叩拜。

自20岁离家至今，68载光阴匆匆而过，堂叔回归故土毛集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尚不足十回。乡愁如根，在心底悄然生长，思念如丝，在岁月中越缠越紧。他与家人约定，每隔一年清明，必返乡祭拜双亲，风雨无阻，步履不停。“爹娘养我一场，我未尽身前孝。未送身后终，如今尚能行走，必当亲往祭拜，方能心安。”

从成都到故土，对一位年近

九旬的老人而言，每一步都饱含艰辛，可他眼中从无倦意，只有归乡的期盼与虔诚。

踏上故土的那一刻，乡音入耳，山水依旧，后生相见不相识，老人眼中瞬间泛起泪光，近乡情更怯，唤起老人无限感慨。缓步至父母坟前，他轻轻拂去碑上尘土，如同轻抚双亲面容。他只是个思念父母的迟暮之子，絮絮诉说半生经历，倾诉绵长思念。以文明简约之礼寄托哀思，用至诚至孝之心告慰老人。85岁那年，他自掏积蓄，为父母重修墓碑，一笔一画皆是深情，一砖一石全是孝心，他说，立的是墓碑，安的是良心，补的是此生亏欠。86岁清明又回乡祭扫，今年他又要回乡。

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我此生漂泊异乡，根永远在老家。一闻到家乡草

木混杂着牛粪味的气息，我觉得自己还没那么老。”朴实的话语，道不尽游子乡愁，跨越山海弥坚。

清明于他，从不是寻常节日，而是一份融入血脉的传承。他以文明祭扫缅怀先人，以执着坚守诠释孝道，有触动人心的人间至情。

岁岁清明，年年相思。清风拂过故冢，细雨润透心田，堂叔的归乡之路依旧在延续。霜染鬓发不改初心，步履蹒跚不忘根本，这份游子心，这份清明情，如松柏常青，似江河长流，在岁月中沉淀，在时光中传承，告诉世人：无论行至天涯海角，无论历经多少春秋，故土永是根，双亲永是念，孝心永不负。

作者：陈海燕（72岁）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）

长江新区阳逻街道周冲社区



母亲的爱

清明时节倍思亲，路上往来扫墓人。又是一年清明，我们选择避开祭扫高峰，趁着春日晴好的时光，前往公墓祭扫逝去的亲人，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
回家的路上，想起母亲离开的日子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她那短暂的一生，用炽热的爱温暖着我们全家，所做的每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，仍然历历在目，仿佛就是昨日，自己的眼里禁不住时时噙着泪花。

母亲出生于1937年2月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她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一样，是一个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”的能干人，日常养成了起早贪黑的习惯，耕田打耙、栽秧割稻、打场挑谷等农活，样样绝对不含糊。而且，她传承了勤劳朴实、为人谦和、尊老爱幼的善良品格，还有一股不服输的韧性，她精打细算、勤俭持家、缝补浆洗，处处亲力亲为，尽心尽力地抚育我们兄妹四人长大成人。母亲既要照顾年迈的奶奶，又得料理我们下一辈的饮食起居，即使生产再繁忙，也从不放弃打理

一家人的生活。她诚心诚意待人，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，非常受人尊敬。

家里家外几乎从来没见过她停歇过。她虽然上学的时间不长，懂得的知识不多，却十分关心重视我们的学习和教育，一路走来，即使再苦再累，也不忍心让我们伸手干重体力活，总巴望着我们读书长知识，将来有点出息，做个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人。

母亲一向很爱干净，家里人的衣服哪怕再破旧，也要亲自动手浆洗得干干净净，一针一线缝补平整，从来都不情愿看到邋里邋遢的样子。学生时代，我的衣服隔三岔五就会被母亲不声不响地拿去清洗、晒干，待第二天早晨，一套干净整洁的衣服早已放到了床头。

有时，我在灯下看书写作业，母亲忙完了家务活，便会默默地端出老式针线篓，坐在床边缝补旧衣裤和鞋袜，陪着我熬夜。偶尔，她手里拿着针线，却不由自主地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发出了微微的鼾声，看着她辛苦的样子，我

好几次催她早点歇息，她都一笑置之，总是陪到我的功课完成为止。

……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的家庭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，长期劳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，母亲的身体因高血压引起的头痛，时常发作，但又很少按时吃药控制。1992年10月，母亲终因操劳过度而复发脑出血，倒在了病床上，55个春秋的光景，早早地撒手了人寰。生命如此短暂，劳累了半辈子，她就这样匆匆地走了，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，永远定格在了黑色相框里。

母亲这一走就是整整34年，回首往事，让人倍感伤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够给她的，却是不尽的劳累，不尽的操心，也不懂得母亲付出的一切。我们由小到大，点点滴滴，清清白白，是永远的牵挂。

如今，父亲已是步入90岁高龄的老人了，我们一家四世同堂，其乐融融，儿孙们渐渐长大成人，开始自食其力、奋发图强，有了各自的家庭、事业，过着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，这是母亲朝思暮想的愿景，她却并没有享受到这种迟来的甜蜜。

这样的生活，也许对母亲而言是一种安慰吧！

作者：吴永寿（65岁）汉阳区龙阳街道汉城社区

